



山乡墨韵

□ 尚友文

我的家乡藏在祁连山东麓的山褶皱里,村子的标志性建筑当数黄土夯筑的高高的堡子——我们称呼它为寨子。寨子四面见方,边长有半里多地,墙体有两三层楼高、三米多宽,设有角楼和垛口,部分用青砖包裹。据武威西夏博物馆馆藏资料显示,村中的寨子最初筑于西夏时期,当时是一个军事存在。

几百户村民散居在寨子内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井台用石头镶砌着,井水清澈照人。喝着甘甜井水的村民尤喜欢书法,之中,书法艺术造诣深厚者,既有饱读诗书、手执教鞭的先生,也有掌上生茧、手握农具的耕者。

村中书法大体有两个流派:李氏和王氏。李氏书法珠圆玉润,秀骨清像,似云中之白鹤,又如千仞之高岗,自成风格;王氏书法雄健大气,师古求真,如霜下之松柏,又似山涧之清泉,

别具个性。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二三年级便有了书法作业。大字本书写,老师会在写得好的字上,用红色墨汁画上圆圈。谁的大楷本上的圆圈多,往往会成为炫耀的资本。

临摹练习对于书法是不可或缺的。要想达到笔墨的娴熟练达,唯此一法,没有捷径。据说早年前村中先辈李老先生,书艺精湛,笔法纯熟,书写时如流泉注地,似轻云出岫,毫无定法。村中至今流传着他因练习书法进入忘我之境而耽误农事或者闹出许多笑话的轶事。传闻有一次正是农忙时节,李老先生晨起练字进入忘我之境,日上三竿,套好的耕牛在院中反刍,他却书兴正浓……回味村里老先生们崇尚书法的这些小故事,不由得令人心生敬意。

村中书艺精进者,都是积数十年霜晨雨夜之磨砺者。

除了散见于院墙和道路两侧的标语

外,村中留存于后世的书法墨迹还有家谱及宝卷手抄本,装裱的书法作品极少。家谱一般不会轻易示人,宝卷手抄本也是秘不外传,村民极少见到。村中书法多以春联的形式被村民关注。

大年初一,互相拜年,是欣赏春联书法的时机。时常有喜好书法的村民,驻足他人大门口欣赏门上的春联作品,只是院内的春联是无法看到的,多少有些遗憾。

村里的何老师和李老师,两家对门,而这两位都是老师且是亲戚,每年他们两家贴的大红春联便成了村里的风景。李老师书法用笔法度严谨,结字工稳,笔势放达,极见功夫;何老师笔法飘逸,笔墨简率,信手拈来,趣味盎然。每年两家的春联,笔精墨妙,气象非凡。春联一贴,既是展示书法的阵地,也是互相唱和的方式。

写得好的春联往往会被村里人谈论一整年,直到来年春节被新的春联代替。

随着书写工具的更新,村中书法传承也紧跟时代节拍。比如更实用方便的硬笔书法。

村民小陈,钢笔字写得非常好。早年间,他被村里派去矿山上干活,他妹妹和我是小学同学,小陈写给妹妹的家信不便阅看,但信封会被我们争相传看,并模仿练习信封上他写的钢笔字。据说小陈在矿山出了一次黑板报,由于粉笔字写得好而引起关注。

喜欢书法的人,见到书写的字总会多看几眼。多年前去城里找我舅舅,到了他的单位,四处打听,不能确定他住哪间屋。但当我透过窗户玻璃看到挂在墙上由村里的书家写的古诗吊屏时,非常确定它就是舅舅的宿舍。

村中的翰墨书法印记,坚实而有风骨地在岁月的流逝中,以它沉默的本性,淡淡地播散着余香。村庄过去的风貌,连同曾经书写的春联书法,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脑海里。

春到三江口

□ 李颖



达川三江口,实为三条河交汇处,隶属兰州市西固区,因黄河、湟水河、大通河的交汇而得名。近些年,这里因天鹅的到来而闻名遐迩。立春日,天气晴好,我们驱车从永靖前往三江口。

沿折达公路,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便到达天鹅滩。沿着土路向前,一边是低矮的河堤,一边是宽广的滩涂。河边的芦苇干枯,苇叶在风中簌簌作响。河水清亮,款款流动。午后的阳光落在水面上,粼粼波光,像撒了一摊碎银。离河边十多米处,一群天鹅在河水中嬉戏。这些白色的天使,前簇后拥,半个身子浮于水面,半个身子潜于水下,长颈弯曲着微微后倾,勾画出一道优美的曲线。游一会,又停下,有些一动不动,有些弯着脖颈,把尖尖的喙探进水里觅食。一只天鹅拍打着长长的翅膀,双脚向后蹬着,溅起一片雪白的水花,慢慢飞了起来,接着又有几只飞起。它们时而轻轻鼓动宽大的双翅,时而羽翅一动不动,在河面上空低低盘旋,样子优雅而洒脱。倏忽间又俯冲下来,接近河面时,两只脚向前伸出,平平踩在水面上,推起一大块水波。天气和暖,河边的一块巨冰在慢慢融化,冰面上撒满了游人投食的玉米粒。几只天鹅游到冰面上,踱着悠闲的步子,黑黑的脚蹼触碰着洁白光滑的冰面,伸长脖颈啄食玉米。又有更多的天鹅来到冰面上,身后还跟着一些小鸡样的天鹅宝宝,身子灰扑扑的。不知什么时候,一群麻雀也落到冰面上,加入觅食的行列。

眼前看到的天鹅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属于大天鹅。天鹅因其优雅的外形和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而为世人所喜爱。当地人说,前几年也有天鹅飞来过冬,这两年数量越来越多。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客”见证

了三江口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

河堤的护栏边,游人静静地欣赏着嬉戏的天鹅。不远处,高高架起的铁轨上,一列和谐号缓缓驶过。更远处的对岸,汽车沿河边公路川流不息。人与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

我与雁滩公园

□ 王芳

只要有闲暇时间,我就爱往雁滩公园跑,不论早晚,不论晴雨,不论春秋,不论冬夏。

走进公园,迎面是一汪绿莹莹的湖水,只一眼,便觉心情豁然开朗。这是一湖怎样的水啊,有着摄人心魄的灵秀之气,有着清雅脱俗的神韵之美,湖水悠悠,岁月安然,一切都是刚刚好的模样。我喜欢沿着木质栈道穿行,湖水静谧、柔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也是这一方湖水的生动再现。

临近岸边的湖里长满了亭亭玉立的荷花,有的高贵大气,有的娇小依人,看着它们,心也跟着明媚起来。长廊上那一墙的凌霄花常常让人不由自主地要凑上前去,嗅一嗅它的气息,清新香甜,沁人心脾。花开得美丽、坚韧,惊艳了来往的游客,也温柔了一颗颗心。还有一树一树的合欢,欢天喜地开着粉白色的小花,如梦似幻,香气袭人,如同热恋中的情人,柔意绵绵,深情款款。

去的次数多了,公园的每一株树木,每一处景致,我都了然于胸。“读者·咖啡”是融入文化元素、立于湖畔的一处休憩之地,咖啡,自带一种休闲,这时候,再捧一本《读者》或者其他什么书,时光便有

了温度和厚度;围炉煮茶,一直是我神往的慢时光,偶然发现公园一隅有这样一处茶社,不由一喜,下次吧,一定约上性情悦性之人一起享用;五泉书院,一架古琴立于书院正堂,轻轻拨动琴弦,袅袅清音从书院传出,书架上零零散散的书籍,诉说着这座有着百多年文化传承的书院的厚重历史;南湖水榭,八角双重飞檐,以斗拱架叠而起,四面环水,不时有雾气喷涌而出,如薄纱笼罩,影影绰绰,有仙气飘飘的浪漫,有如梦如幻的朦胧。

公园的水榭长廊,亭台楼阁,大爷大妈们在纵情放歌,尽情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他们也会吼一嗓子高亢激越的秦腔,男声粗犷豪放,女声软糯细腻,演绎着波澜壮阔的故事场景,诠释着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只听得石破天惊、肝肠寸断……

我喜欢雁滩公园,母亲也是,小儿也是。我的至亲,因为我而爱上雁滩公园,她们陪伴我欣赏美景,我陪她们畅叙人生。我知道,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天的陪伴中慢慢流逝,母亲会渐渐老去,小儿会如期长大,这些温暖的陪伴将成为美好的记忆留存心间。

水帘洞记

□ 党旭涛

出通渭城西行,过榜罗,经盘榆,穿武山城北折,行进约二十公里即到武山水帘洞。其乡曰鲁班乡,其峡曰鲁班峡。山为巨石,凌空而立,宛如斧斤相劈,峭拔险峻,突兀直上。坊间传为鲁班试斧而为,故得其名。

峡口有牌坊式山门一座,楣上“水帘洞”三字赫然入目,启功笔迹。门左一青石碑刻,录其历史规模等,伯希篆名。缘谷水曲折而入,两侧石峰相对而出,若莲花、若罗髻、若手摺、若麦垛,不一而足,各具造型。山岚氤氲,润福万点尘埃;涧水漫溢,浸生千层石锈。

行三里许,遇阁楼拱桥,左水帘洞,右拉梢寺。拾阶左上,过五福桥,有廊联“南渡彩桥谒李耳,北登素栈弄天书”。又上,经“洞

天胜境”牌坊及六角凉亭,便至洞前。洞乃天成,广阔数丈,内建道观,上下三台。凭栏远眺,满目石峰点翠;抚崖细究,随处泥彩漫漈。聲音间歇时,有水声叮咚;紫烟萦绕中,见明泉若镜。昂首上视,玉液下滴,玲珑剔透,如珠如露;俯身捧泉,凉意通身,净目清心,去躁去烦。遇当地人,问答曰:“夏秋降雨,洞口滴水密注,宛如珠帘掩门;冬春雪融,上下冰凌成串,酷似缕雕玉屏。水帘洞因以得名。”

出洞向南,即拉梢寺,山岩有浮雕大佛造像,近旁栈道之上,多佛龕造像,均各具神态,生机无限。由拉梢寺再进,有千佛洞,内有塑像千尊、壁画连绵,皆生动精美,意蕴无穷。

早春

□ 吴成德

一声惊雷 几场喜雨
合成婉转笙歌
唤醒沉睡的春
它舒展腰身
站立田野 枝头
用清浅的绿妆饰了谁的梦境?
鸣翠柳的黄鹂鸟
咽下春的味道
吐出一行行诗句
清风的翅膀驮着
溪流吹响的笛声
去追寻千山迤邐

光的纹理

□ 桑宗仁

一些流淌在垄里
一些藏匿于绿荫深处,更多
隔着透明城池附着在拱形之空
参与蔓与枝,花与叶,青涩与成熟
丰满与纤瘦之间的交织
——日光温室,永恒的春天
像火花,锻打籽实
像金沙,包裹着绿色爱情
五颜六色的秘籍,看不见的
加入蜂蝶们庞大的合唱团
歌颂更庞大的成熟
光,在植物的眼睛里游移
随清晰的纹理摇曳 或静止
幻化为一棚憧憬,一腔可实现的
金色之梦

兴隆鼓韵

□ 尤效清

头裹红绸巾
挥动五色鞭
山泉水喂养的女子
有青松的秀美挺拔
亦有弯弓射猎的气质

或跳打骑打
或鸽子翻身
胯下的牛皮鼓
就是一匹匹赤兔马火焰驹
把巾帼不让须眉的风采
托举得高高

冬麦还在雪被下冬眠
远山佩戴着闪闪玉冠
映山红一样
红红火火的春色
一声声开遍山崖
红透陇中的半边天



百花

第 3301 期

润物细无声

〔水彩画〕

邵路宜 作

野杏花的春天

□ 刘梅花

祁连山下,小小村落。大风穿过山谷,吹开一谷野杏花。

远远地,大野里几棵老树,杏花满枝头。枯木树篱,矮石头墙,圈住无数朵杏花。杏花开,就一个字,淡。越淡越好。杏花就适合在山野里开,有点闲云野鹤的孤寂与清雅。

如果浓一点,也行,可别太浓。一抹红晕,欲浓不浓,欲浅不浅,刚刚好。

一座山,一树花。

杏树枝子一定在偷偷临风而舞,长袖飘飘。我来了,它不动,装作开花的样子。我看不见的时候,几棵树一一定在舞蹈,可能跳的是西凉舞。大野寂静。偶尔几声鸟啼,清亮亮的。

枝丫都长成风的样子。风是什么样子呢?那我可不知道。风在大地间游走,吹拂山野,吹过小村,给我留下几树杏花。

坐在树下,看一些花瓣落在石头上,青草里。前面是条河,河水撞击

牛大的石头,发出空旷辽远的涛声。多么妥帖。花开,花谢,水音潺潺。

抬头看,花枝子倒也不繁密。稀疏几枝,淡淡的,浅浅的,欢喜的。透过树权,看到远处的村落人家。山顶,上流云,有点醉,斜斜地走,游丝细软的小模样。

此刻的老树,到底在想些啥呢?可能,就是为了等我。我进山就是为了看花。树知道,花知道。树干拧着一股子劲儿,刚劲孤傲。

一路往深山走,走到野杏花的老窝,整个儿繁花无际。

路边的老杏树,花朵多得烦人。你开一开罢了,开得这么无边无际干吗呢。我只拍了几枝,树太太太大,不好拍。

金沙峡口的荒野里,杏花不是一朵一朵打开的。也不是一枝一枝开的。就是这样,一树一树,说开就开啦一下开。大片的花,妖娆又朴实,像一片红云降落,仙气又寂静。